



经学通志

经学通志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

钱基博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经学通志

钱基博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钱基博：经学通志 / 钱基博著. — 长春：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2016.7

(中国学术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5581-1197-6

I. ①钱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经学-研究-中国
IV. ①Z126.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7706 号

钱基博：经学通志

著 者 钱基博

出版策划 杜贞霞

责任编辑 齐琳 史俊南

封面设计 映象视觉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 143 千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电 话 总编办：010-63109269

发行部：010-51396619

印 刷 北京航天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81-1197-6

定价：25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自序

余曩读唐陆元朗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，叙经学源流，文少波澜，未足以发人意，又恨其记载疏舛，于魏、晋以下不详。后清儒江藩郑堂绍述其意，作《经师经义目录》，则又胶于门户，特以清儒承汉学，而摈唐、宋于不论不议，学术流变之迹，因以不明。爰辑旧闻，纂为是志。无锡钱基博。



目 录

自 序 / 1
总志第一 / 1
周易志第二 / 6
尚书志第三 / 26
诗志第四 / 51
三礼志第五 / 69
春秋志第六 / 104
小学志第七 / 132

总志第一

《说文》：“经，织也。”《玉篇》：“经纬以成缙布也。”借以为经纶天下之意。《易·屯卦》象曰：“雷震，《屯》。君子以经纶。”《周礼·天官·太宰》：“以经邦国。”注：“经，法也。王谓之礼经，常所乘以治天下也。邦国官府谓之礼法，常所守以为法式也。常者，其上下通名。”《释名》：“经，径也。如径路无所不通，可常用也。”此经之义也。然古无经之名。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，谓之《三坟》，言大道也。少皞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，谓之《五典》，言常道也。虞、夏、商、周，雅诰奥义，其归一揆。八卦之说，谓之《八索》，求其义也。九州之志，谓之《九丘》。丘，聚也，言九州所宜，土地所生，风气所宜，皆聚此书也。《周官·外史》“掌三皇五帝之书”，大都不离所谓坟典者近是。楚左史倚相能读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，学士大夫所诵习者此耳。时尚未有经名。《礼记·王制》“乐正崇四术，立四教，顺先王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以造士”，亦不闻称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曰四经也。经之名见于《国语》“挟经秉枹”，而《孝经钩命决》引孔子曰：“吾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经》。”《庄子·天运篇》载孔子谓老聃曰：“吾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六经以为文。”六经之名始此。然此之所谓六经，即后世之九经。盖《礼经》统《三礼》，《春秋》统《三传》，而《乐经》亡佚也。此经称之见于传与纬书、子书之在西汉以前者也。自汉以后，儒者相传，俱言五经。而陈后主时，吴中陆元朗德明撰《经典释文》，则于五经之外，增入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尔雅》五书。其系《孝经》、《论

语》、《尔雅》于五经之后，或用《汉书·艺文志·六艺略》附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小学之例，而厕以《老》、《庄》者，盖《老》、《庄》自魏、晋以来为士大夫所推尚，德明生于陈季，犹沿六代之余波也。其书凡三十卷，于诸经皆摘字为音，惟《孝经》以童蒙始学，《老子》以众本多乖，各摘全句。所采汉、魏、六朝音切，凡二百三十余家，又兼载诸儒之训诂，证各本之异同。后儒得以考见古义，其有借于德明此书者非细也。惟德明系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及《老》、《庄》、《尔雅》于五经之后，则增五经而十矣。唐时立之学官，则省德明之所增，而云九经者，《三礼》、《三传》，分而习之，故为九也。其刻石国子学，则所云九经，并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。至宋儒取《礼记》中之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及进《孟子》以配《论语》，谓之《四书》，而十三经之名始立。所谓十四经者，先时尝并《大戴记》于十三经末，称十四经也。其先儒释经之书，或曰传，或曰笺，或曰解，或曰学，今通谓之注。（圣人著作曰经，贤者著述曰传，因记训曰诂，因章句曰注，见张华《博物志》。）世所传者，《诗》则毛萼传、郑玄笺，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则郑玄注，《公羊》则何休注，《孟子》则赵歧注，皆汉人。《易》则王弼注，《系辞》韩康伯注，《书》则梅賾伪孔安国传，皆晋人。《论语》则何晏集解，魏人。《左氏》则杜预注，《尔雅》则郭璞注，《穀梁》则范宁集解，皆晋人。《孝经》则唐明皇御注。盖经之注，率成于唐以前，而唐以后诸儒辨释之书，则名曰正义，今通谓之疏。而创为正义者，盖自唐之孔颖达始。据《旧唐书·儒学传》：“太宗以儒学多门，章句繁杂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《五经义疏》，凡一百七十卷，名曰《五经正义》。”《高宗纪》“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，颁孔颖达《五经正义》于天下”，是也。然世儒或执此以《五经正义》为孔颖达作者则又非。《新唐书》颖达本传云：“初，颖达与颜师古、司马才章、王恭、王琰受诏撰《五经义训》百余篇，其中不能无谬冗。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。诏更令裁定，未就。永徽二年，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、弘文馆学士考正之，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、右仆射张行成、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，书始布下。”然则《五经正义》者，盖孔颖

达与诸儒之所共撰，而非一人之书，彰彰明甚。而《高宗纪》大书特书曰“孔颖达《五经正义》”者，意者特以孔颖达为奉诏撰定《五经正义》之总纂官，而遂以尸其名邪？然孔颖达奉诏撰定《正义》者，但有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五经。永徽中，贾公彦始撰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义疏。《宋史·李至传》：“判国子监，上言：‘五经书既已板行，惟二《传》、二《礼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七经疏未修。望令直讲崔颐正、孙奭、崔偓佺等重加雠校，以备刊刻。’”而《穀梁》用唐杨士勋疏，《公羊》用唐徐彦疏，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用宋邢昺疏，《孟子》用宋孙奭疏。此世所称《十三经注疏》也。然宋以前，疏本与注别行，而宋以后，《疏》遂与注合刊，说经者遂以《注疏》为不刊之典。至新喻刘敞原父撰《七经小传》三卷，始异《注疏》之说。七经者，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论语》也。宋人说经毅然自异于先儒，实自敞始。然敞学有根柢，故能自为一家之言。后来不能学其深究古义而学其排击古义，则甚矣其真也。独临邛魏了翁鹤山以说经者但知诵习成言，不能求之详博，因取诸经注疏之文，据事别类而录之，谓之《九经要义》，凡二百六十三卷，残存《周易要义》十卷、《尚书要义》十七卷、《仪礼要义》五十卷、《春秋左传要义》三十一卷，虽主于采掇《注疏》，然别裁精审，汰其冗文，既使后人不病于芜杂，而分牖纲目，咸有条贯，可谓剪除枝蔓，独撷英华，是亦读《注疏》者之津梁矣。至清儒华亭吴浩养斋取诸经笺注，标其疑义，撰《十三经义疑》十二卷，虽于注疏之学，未能贯通融会，而研究考证，具有根柢，亦注疏家之诤臣也。元和惠栋定宇乃究探诸经古义于《注疏》未出之前，撰成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《论语》十经《古义》二十二卷。其《左传》六卷后更名曰《补注》，刊板别行。搜采旧文，互相参证。曰“古义”者，盖汉儒专门训诂之学，得以考见于今者也。古者漆书竹简，传写为艰，师弟相传，多由口授，往往同音异字，辗转多歧。又六体孳生，形声渐备，毫厘辨别，后世乃详。古人字数无多，多相假借，沿流承袭，遂开通假一门。谈经者

不考其源，每以近代之形声，究古书之义旨，穿凿附会，纠结不通，故读古人之书，则当先通古人之字，庶明其文句，而义理可以渐求。栋作是书，证佐分明，斯称精核。庶几哉，可谓抗心希古，直抉经奥者。若乃勘文字之异同，校刻本之是非，则有仪征阮元芸台之撰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》二百四十三卷焉。虽然，六艺经传以千万数，要其归，则不外五帝之道、六艺之教。《礼记·经解》：“孔子曰：‘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。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。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。洁净精微，《易》教也。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。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’”《史记·自序》曰：“《易》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，故长于变。《礼》经纪人伦，故长于行。《书》记先王之事，故长于政。《诗》纪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，故长于风。《乐》乐所以生，故长于和。《春秋》辨是非，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道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“六艺之文，《乐》以和神，仁之表也。《诗》以正言，义之用也。《礼》以明体，明者著见，故无训也。《书》以广听，知之术也。《春秋》以断事，信之符也。五者盖五常之道，相须而备。而《易》为之原。”《白虎通·五经》论曰：“经所以有五何？经，常也。有五常之道，故曰五经。《乐》仁，《书》义，《礼》礼，《易》智，《诗》信也。”然则经虽有九经、十三经、十四经之名，而究其要归，不外五常之道、六艺之教而已，则亦何居乎后世九经、十三经、十四经之喋喋也？不知六经、六艺之名，由来久远，不可以臆增益。善夫，刘向之为《七略》也，班固仍之，造《艺文志》，序六艺为九种，有经，有传，有记，有群书。传则附于经，记则附于经，群书颇关经，则附于经。何谓传？《书》之有大小夏侯、欧阳，传也。《诗》之有齐、鲁、韩、毛，传也。《春秋》之有公羊、穀梁、左氏、邹、夹氏，亦传也。何谓记？大小戴氏所记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。何谓群书？《易》之有《淮南道训》、《古五子十八篇》，群书之关《易》者也。《书》之有《周书》七十一篇，群书之关《书》者也。《春秋》之有《楚汉春秋》、《太史公书》，群书之关《春秋》者也。然则《礼》之有《周官》、《司马

法》，群书之颇关《礼》者也。皆以附于所传、所记或所关之经，而不别著焉，何居乎后世九经、十三经、十四经之喋喋也？或以传为经，《公羊》为一经，《穀梁》为一经，《左氏》为一经。审如是，则韩亦一经，齐亦一经，鲁亦一经，毛亦一经，可乎？欧阳一经，两夏侯各一经，可乎？《易》有三家，《礼》分庆、戴，《春秋》之有邹、夹，汉世总古今文，为经当十有八，何止十有三？如其可也，则后世名一家说经之言甚众，经当以百数。或以记为经。大、小戴二《记》毕称经。夫大、小戴二《记》，古时篇篇单行，然则《礼经》外当有百三十一经。或以群书为经。《周官》晚出，刘歆始立。刘向、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、先秦之士之掇拾旧章所为，附之于《礼》，等之于《明堂阴阳》而已。后世称为经，是为述刘歆，非为述孔氏。善夫，刘氏之序六艺为九种也，有苦心焉，斟酌尽善焉。序六艺矣，七十子以来，尊《论语》而谭《孝经》、小学者，盖六经之户枢也。小学者，所以明六经之训诂，而《论语》述夫子之言行，《孝经》则再传门人之所述。然夫子曰“吾行在《孝经》”，故不敢以夷于记，夷于群书也。然又非传。于是以三种为经之贰，而厕诸六艺之后。然序类有九而称艺为六，虽为经之贰，而仍抑之不与经齐。顾后世又以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为经。假使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可名经，则向早名之，且曰“序八经”，不曰“序六艺”矣。於戏，仲尼好古，述而不作，曷尝矣然大号，使弟子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？经之为言常也。古之所谓经，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常所秉守，见于政教行事之实，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。后世以传为经，以记为经，以群书为经，以经之贰为经，犹以为未快意，或以诸子为经，《孟子》是也；或以经解为经，《尔雅》是也。盖经之书弥多而经之旨弥荒。《春秋》三家之传，《周官》、二戴之《记》，后之读者，尚借以窥见三代政教行事得失之迹，而无大悖于经纶天下之意，厕之于经，犹可言也，至《孟子》为儒家之著述，《尔雅》则经传之释词，倘以此为六经之羽翼则可，而径厕于六经则荒矣。谨撰次众说，条其原委，而折衷以刘子政氏“序六艺”之义，纂《总志》第一。

周易志第二

宓戏氏仰观象于天，俯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至于殷、周之际，纣在上位，逆天暴物，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，天人之占，可得而效，于是重《易》六爻，作上下篇。孔子为之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之属十篇。故曰：“《易》道深矣。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。”所谓《易》者何也？曰：《易》之为言变也。易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是以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谓之《易》者，所以明世道穷变通久之必然；而系以周者，所以明世变剥复循环之有常。周之为言周也，周而复始也。孔子系《泰》之九三曰“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”，彖《复》“见天地之心”，而作《序卦》，以序六十四卦相次之义，《泰》之受以《否》也，《剥》之穷以《复》也，《损》而不已必《益》，《升》而不已必《困》。如此之类，原始要终，罔不根极于《复》，所以深明《易》道之周也。周有原始反终之义，而《周易》以纯《乾》为首。乾，健也，为天，天行不息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一日一夜，行一周，复其故虚，曰东行一度。乾道之变，天行之复也。孔子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教弟子，盖三千焉。而受《易》者独称商瞿。商瞿，鲁人，字子木，少孔子二十九岁。孔子传《易》于瞿，瞿传鲁人桥庇子庸，子庸传江东馯臂子弓，子弓传燕周丑子家，子家传东武孙虞子乘，子乘传齐田何子装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曰：“瞿传楚人馯臂

子弘，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，疵传燕人周子家竖，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，羽传齐人田子庄。”及秦禁学，《易》为筮卜之书，独不禁，传受者不绝也。汉兴，田何以齐田徙杜陵，号杜田生，传东武王同子中、洛阳周王孙、丁宽、齐服生，皆著《易传》，而王氏、周氏、服氏各二篇，独丁氏八篇，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要言《易》者本之丁宽。宽，字子襄，梁人也。初，梁项生从田何受《易》，时宽为项生从者，读《易》精敏，材过项生，遂事何。学成，何谢宽。宽东归，何谓门人曰：“《易》已东矣。”宽至洛阳，复从周王孙受古义，号《周氏传》。景帝时，为梁孝王将军，距吴楚，号丁将军，作《易说》三万言，训故举大义而已，不言阴阳灾变也。宽传同郡砀田王孙。王孙传施雠、孟喜、梁丘贺。由是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之学焉。施雠，字长卿，沛人也。与孟喜、梁丘贺从田王孙受《易》。谦让，常称学废，不教授。及梁丘贺贵仕，事多，乃遣子临分将门人河内张禹子文等从雠问。雠自匿不肯见，贺固请，不得已，乃授临等。于是贺荐雠结发事师数十年，贺不能及。诏拜博士，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。雠传张禹及琅玕鲁伯。禹传淮阳彭宣子佩、沛戴崇子平。鲁伯传太山毛萇如少路、琅玕邴丹曼容，而禹官丞相，宣官大司空，皆至大官，其知名者也。由是施家有张、彭之学。梁丘贺，字长翁，琅玕诸人也。从大中大夫京房受《易》。房者，淄川杨何叔元弟子也。何者，尝受《易》东武王同子中，有《易传》二篇，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盖《易》家之初立博士者，太史公司马谈及京房咸从受《易》焉。房出为齐郡太守，贺更事田王孙，宣帝时，闻京房为《易》明，求其门人，得贺，以为郎。以筮有应，近幸，累官少府。传子临。临又学于施雠，而专行京房法，以郎奉使，问诸儒于石渠。琅玕王吉通五经，闻临说，善之，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《易》。临传五鹿充宗君孟。充宗官少府，贵幸，为梁丘《易》。自宣帝时善梁丘贺说，元帝好之，欲考其异同，令充宗与诸《易》家论。充宗乘贵辨口，诸儒莫能与抗，皆称疾不敢。独鲁朱云游从博士白子友受《易》，摄齐登堂，抗首而请，音动左右。既论难，连拄五鹿君，故诸儒为之语曰“五鹿岳岳，朱云折其角。”然不详谁家。而五鹿充宗《略说》三

篇，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充宗传光禄大夫平陵士孙张仲方、真定太守沛邓彭祖子夏、王莽讲学大夫齐衡咸张宾。由是梁丘有士孙、邓、衡之学。孟喜，字长卿，东海兰陵人也。从田王孙受《易》，得传《易》家候阴阳灾变书，言“师田生且死时，枕喜膝，独传喜”，盖十二月卦之学所自出焉。诸儒以此耀之。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：“田生绝于施雠手中，时喜归东海，安得此事？”于是传者以为喜诞诈也。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，后为《易》，饰《易》文，以为：“箕子明夷，阴阳气亡箕子。箕子者，万物方蓂兹也。”宾持论巧慧，《易》家不能难，皆曰“非古法也”。云受孟喜，喜为名之。后宾死，莫能持其说。喜因不肯仞，以此不见信。博士缺，众人荐喜。上闻喜改师法，遂不用喜。喜传同郡白光少子、沛翟牧子兄，皆为博士。由是孟喜有翟、白之学。孟喜之学，虽与施雠不同，然要为田王孙之所自出，独京房之《易》为别出。京房，字君明，东郡顿丘人也，累官魏郡太守，盖匪传梁丘贺《易》之齐郡太守京房。治《易》，事梁人焦延寿赣。延寿云尝从孟喜问《易》，会喜死，房以为延寿《易》即孟氏学，翟牧、白光不肯，皆曰非也。至成帝时，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，考《易》说，以为诸家《易》说皆祖田何、杨叔、丁将军，大谊略同，惟京氏为异，倘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，托之孟氏，故不与相同。然考孟喜学田王孙，言师田生且死，传喜之《易》家候阴阳灾变书，或者即延寿之所本也。延寿著《易林》十六卷，大抵即《易》家候阴阳灾变之书，以八卦演六十四卦，总四千九十六卦，各系以繇词，文句古奥，与《左氏传》载“凤皇于飞，和鸣锵锵”，《汉书》载“大横庚庚，予为天王”之语绝相类。惟延寿生当昭、宣之世，其时《左氏》未立学官，今《易林》引《左氏》语甚多，又往往用《汉书》中事，至云“刘季发怒，命灭子婴”，又曰“大蛇当路，使季畏惧”，宁汉人所宜言者耶？疑是东汉以后人撰，而托之延寿者。然汉《易》之流为术数，自延寿始也。顾延寿常曰：“得我道以亡身者，京生也。”其说长于灾变，分六十四卦，更直日用事，以风雨寒温为候，各有占验。房传延寿之学，故言术数者称焦、京。而房之推衍灾祥，更精于延寿，卒以诛死。其著书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隋

书·经籍志》者，有《孟氏京房》十一篇，《灾异孟氏京房》六十六篇、《京氏段嘉》十二篇、《章句》十卷、《占候十种》七十三卷，唐以后多佚不传，今传者曰《京氏积算易传》三卷。其书兆《乾》、《坤》之二象以成八卦，卦凡八变六十有四。于其往来升降之际，以消息盈虚于天地之元、而酬酢乎万物之表，炳然在目也。大抵辨三《易》，运五行，正四时，谨二十四气，悉七十二候，而位五星，降二十八宿。其进退以几而为一卦之主者，谓之世；奇耦相与，据一以超二，而为主之相者，谓之应；世之所位，而阴阳之肆者，谓之飞；阴阳肇乎所配，《乾》与《坤》，《震》与《巽》，《坎》与《离》，《艮》与《兑》。而终不脱乎本，以飞某卦之位，乃伏某官之位。以隐蹟佐神明者，谓之伏；起乎世而周乎内外，参乎本数以纪月者，谓之建；终始始，极乎数而不可穷以纪日者，谓之积；含于中而以四为用，一卦备四卦者，谓之互。《乾》建甲子于初，《坤》建甲午于上，八卦之上，乃生一世之初。初一世之五位，乃分而为五世之位；其五世之上，乃为游魂之世；五世之初，乃为归魂之世；而归魂之初，乃生后卦之初。其建刚日则节气，柔日则中气。其数，虚则二十有八，盈则三十有六。盖后世术士所用世、应、飞、伏、游魂、归魂、纳甲之说，皆出京房。房传东海殷嘉、河东姚平、河南乘弘，皆为郎、博士。由是《易》有京氏之学。京氏《易》于元帝之世，与施、孟、梁丘氏并列学官，而民间有费、高二家之说。费、高者，费直、高相也。费直，字长翁，东莱人，治《易》，长于卦筮，亡章句，徒以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十篇文言解说《上下经》。然刘向以中古文《易经》校施、孟、梁丘《易》，或脱去“无咎”、“悔亡”，唯费直《易》与古文同。自是费直《易》号古文之学，与施、孟、梁丘之称今文者不同。高相，沛人也，治《易》与费直同时，专说阴阳灾异，自言出于丁将军，其学亦无章句。而施、孟、梁丘氏各有《章句》二篇，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既炎汉祚绝，世祖重光，好爱经术，儒彦云从。于是立五经博士，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，各以家法教授，而京氏之《易》极盛焉。盖东汉之世，治施氏《易》有闻者，仅陈留刘昆父子而已。昆，字桓公，平帝时受施氏《易》于沛人戴宾能。王莽

世，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。世祖兴，累官光禄勋，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。传子轶，字君文，能世其学，门徒亦盛，然知名之士无闻焉。此治施氏《易》者也。治梁丘《易》者，曰代郡范升辩卿，与博士梁恭、山阳太守吕羌俱修梁丘《易》。世祖征拜议郎，迁博士。自以学不如梁恭、吕羌，愿推博士，以避二人。世祖不许，然由是重之。尚书令韩歆疏请为费氏《易》、左氏《春秋》立博士，诏范博士可前平说，遂与歆等驳难，日中乃罢。升退而奏曰：“近有司请置京氏《易》博士，群下执事莫能据正。京氏既立，费氏怨望。京、费已行，次复高氏。并复求立，各有所执。今费氏学，无有本师，而多反异。先帝前世，有疑于此，故京氏虽立，辄复见废。疑道不可由，疑事不可行。”费氏《易》以此不得立博士。而升弟子知名者，曰京兆杨政子行，少从升受梁丘《易》，善说经书，京师为之语曰：“说经铿铿杨子行。”教授数百人，累官左中郎将。又有颍川张兴君上者，习梁丘《易》以教授，世祖兴，举孝廉，为郎，累拜太子少傅。显宗数访问经术。既而声称著闻，弟子自远至者，著录且万人，为梁丘家宗。时则中兴之初，而三君之外，终东汉，治梁丘《易》者无闻。治孟氏《易》者，曰南阳洼丹子玉，世传孟氏《易》。王莽时，常避世教授，专志不仕，徒众数百人。世祖兴，为博士，稍迁为大鸿胪。作《易通论》七篇，世号《洼君通》。安定梁竦叔敬，中山鲒阳鸿孟孙，亦以孟氏《易》教授，有名称。汝南袁安邵公者，祖父良，习孟氏《易》，安传其学。肃宗之世，累拜司徒，以直节著闻于朝。子京，字仲誉。敬，字叔平。传习父业。而京作《难记》三十万言，其尤知名者也。东汉之末，有广汉任安定祖者，少游太学，受孟氏《易》，兼通数经，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讖，究极其术。时人称曰：“居今行古任定祖。”初仕州郡，后大尉再辟，除博士，公车征，皆不就。益州牧刘焉表荐之，然王途阻塞，诏命竟不至焉。治京氏《易》者最多，大抵世祖之世，曰汝南戴凭次仲、沛献王辅；显宗之世，曰南阳魏满叔牙；恭宗之世，曰琢郡崔瑗子玉，广汉折像伯式，北海郎宗仲绥，南阳樊英季齐、李昌子然，豫章唐檀子产；顺帝之世，曰北海郎颀雅光，汝南许峻季山；桓帝之世，曰弘农刘宽文饶、济阴

孙期仲彘，皆有名。而樊英著《易章句》，世称樊氏学。唐檀著书二十八篇，名为《唐子》。许峻卜占，多有显验，时人方之前世京房，所著《易林》行于世，或者即《焦氏易林》之所讹也。世之言占候者，率治京氏焉。夷考光武之世，刘昆之传施氏，范升之明梁丘，注丹之通孟氏，戴之说京氏，皆谭《易》之宗，时主所重。独苍梧陈元长孙、海南郑众仲师，皆传费氏《易》。其后扶风马融季长，亦为其传，融授北海郑玄康成。玄初从第五元先受京氏《易》，又从融受费氏《易》，故其学出入于两家，然要其大旨，费义居多，而谓“《乾》、《坤》六爻，上系二十八宿，依气而应，谓之爻辰”，则费氏《易》之所无也。然玄又喜言十二消息卦，则其说出于孔门。《系辞传》云“往者屈，来者信”，“原始反终”，“通乎昼夜之道”，盖言消息者之所本也。同时颍川荀爽慈明以硕儒作《易传》，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，以十篇之文，解说经意，亦宗费氏而言消息。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。马融有《周易注》一卷，郑玄有《周易注》九卷，荀爽有《周易注》十一卷，见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。盖汉之言《易》学者，杨何最先立博士，然最早衰。至东汉之兴，京氏《易》后来居上，而施、孟、梁丘三家先后衰，费氏兴而京氏亦衰，其大较然也。东汉之末，荆州牧山阳刘表景升亦有《周易章句》五卷，见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而表之学，实受于同郡王畅叔茂。畅之孙曰粲者，遭汉乱，与族兄凯俱避地荆州。刘表欲以女妻粲，而嫌其形陋用率，以凯有风貌，乃以妻凯。凯生业，即刘表外孙也。有子曰弼，字辅嗣，幼而察惠，盖以注《易》著闻魏朝，凡《易注》六卷，《易略例》一卷。自郑玄传费直之学，始析《易传》以附经，至弼又更定之。玄本大约如今之《乾卦》，其《坤卦》以下又弼所割裂。然郑玄《易注》，至北宋尚存一卷，《崇文总目》称存者为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四篇，则玄本尚以《文言》自为一传，所割以附经者，不过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，今本《乾》、《坤》二卦各附《文言》，知全经皆弼所更定，非郑玄之旧也。弼之说《易》，称出费直。直《易》今不可见，然荀爽《易》即费氏学，唐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尚颇载其遗说，大抵究爻位之上下，辨卦德之刚柔，已与弼注略近。但弼全

废象数，又变本加厉。平心而论，《易》本卜筮之书，故末派寢流于讖纬，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，遂能排击汉儒，自标新学。然阐明义理，使《易》不杂于术数者，弼实不为无功；而祖尚虚无，使《易》竟入于老、庄者，弼亦不能无过。瑕瑜不掩，斯为定评。魏朝之明《易》者，王弼而外，司徒东海王朗景兴，尝著《易传》。子肃子雍，因撰定成《周易注》十卷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著录是也。然肃善马融之学，而不好郑玄。时乐安孙炎叔然，则受学郑玄之门人，称东州大儒，作《周易例》。肃作《圣证论》，以讥短玄，炎驳而释焉。然马、郑不同，要其言《易》本之费氏。独平原管辂公明，善筮卦风角之占，或者本之京氏。据管辰叙称：“每观辂书传，惟有《易林》、《风角》。昔京房虽善卜及风律之占，世人多以辂畴之京房。”见裴松之《三国志》本传注引《辂别传》。南阳何晏平叔请共论《易》，曰：“君论阴阳，此世无双。”时邓颺玄茂在晏许，言：“君见谓善《易》，而语不及《易》，何也？”辂寻声答曰：“善《易》者不论《易》也。”魏之《易》博士曰淳于俊，魏帝高贵乡公常就问《易》曰：“孔子作《彖》、《象》，郑玄作注，圣贤不同，释经一也。今《彖》、《象》不与经文连，而注连之，何也？”俊对曰：“郑玄合《彖》、《象》于经，欲学者寻省易了也。”帝曰：“若郑玄合之，于义诚便，则孔子曷为不合以了学者乎？”俊对曰：“孔子恐与文王相乱，此圣人以不合为谦。”帝曰：“郑玄何独不谦耶？”俊不对。盖魏博士之治《易》，善郑氏学者也。蜀博士之治《易》，善郑氏学者，曰南阳许慈仁笃，子勋传其业，然侨士也。蜀士之《易》学，盖始于广汉任安之习孟氏，弟子知名者，曰梓潼杜微国辅，曰蜀郡杜琼伯瑜。然琼好图讖，而不言《易》，巴西譙周允南传其学焉。吴士之善《易》者，曰会稽虞翻仲翔，曰吴郡陆绩公纪。翻有《周易注》九卷，绩有《周易注》十五卷，具见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。然翻之先世，本治孟氏《易》，而绩之注则采诸京氏《易传》者为多。绩年辈差晚，而翻旧齿名盛，说《易》专取旁通与之卦。旁通者，《乾》与《坤》，《坎》与《离》，《艮》与《兑》，《震》与《巽》交相变也。之卦，则以两爻交易而得一卦，消息六爻，发挥旁通。与鲁国孔融文举书，示以所著《易注》。